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臣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陸深　張邦奇　朱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作新縣學正穎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郾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毁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

文風蔚然曹操廟舊在受禪臺之中每夜輒聞金戈鐵馬錚士人恭之甚謹嚴至改之操塋如故乃祀漢愍帝于上列孔融禰衡楊修陳琳旁立爲四配獄塋便藏又操廟尤有關羽廟靈亦如謀實題詩諸之謂其徒忠曹操而無事先主之實祠廟亦遂不靈役人更於操廟左作司馬懿受禪碑以僻操云

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推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采諾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致

以不充卒實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内外雖公務
叢委條貫整飭爲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悦而歸
如川赴海嘗謂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當世以
爲名語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
究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爲文章好
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進
於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寶同邑舉人
浦瑾亦篤學問寶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而樂
心則錄似瑾瑾曰可則再誦曰不可不誦也有誦而
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爲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宋

雄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寶視學江西山輿水舫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曰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爲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

黃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淸軍行戶部許之廉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爲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戶籍無敢紊亂誠後湖爲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脫軍作民且紛然衆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傳封安南先是使外國者多治臣艦載重貨浮楊

海與爲市識考地志陸道南寧還甚乃乘肩輿從南
僮忽抵其界吏人傾駭至日須詔明日護畢送行國
王得容金珠犀象饒賂贐路識一不顧王度遣人追
授請途武書其初入關詩歸囊若有關南物一任關
神降百殃以示之安南人益敬懷其後遣使入謝表
有廷臣清白之語春坊論德終官識博學多識與故
蕺郡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見除出尤精人倫
識鑒見表洞裏分劑參停十不失一權門勢家庭無
行跡閩與王鑒相善病革鑒往視之語及國事會劉
文從羅壽寧侯李時已不能言惝然索筆爲詩有天
留老眼待三月之句

周與字深石久上春官不弟
益汎濫華籍鈎深探賾與新會陳公甫遊左賀克恭
上下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爲高舉成化五年進士知
廣德州陞南禮部郎中出爲福科副使調知鎮遠書
滿歸貞弘治初王恕爲吏部卽家起四川參政尋轉
布布政使丁母憂服闋乞致仕給事中楊廉吳世忠
變薦其孝行吏部覆奏起用堅以引年乞致仕疾知
廣德時著祠山雜辨以戒民尚鬼著教民雜錄令民
葬祭循禮經母或溺殺子女爲郎時著經世管鑰律
呂管鑰推明蔡氏邵氏學著字書管鑰以講六書守

杭州興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自敘居官行已
抑畏天命凡事有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者孳承其
從陳公甫契其靜虛之傳而璞以居敬窮理告之揚
兼載璞理學名臣錄爲之贊曰諸鬼有辯訓民有錄
鄉有保伍庠有教育士多善政不一而足公心隆古
人意未叔越雩蜀日咸以迂目郤蔡之書塗滿簡牘
志在旁通求之頗篤　周流中盧陵人求化己丑進
士授南吏部主事尋推薦爲福建提學僉事再改貴
州陞廣西副使仍提學政進廣東按察使推浙江右
布政使轉左以弘治壬戌引疾乞休詔進秩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致仕早有異質甫成童即崇古道慨然
定其趨向時陳獻章羅倫以同志往來講習暨服官
後所至必先風教凡先賢遺跡輒崇表以示向往闢
廣士習爲之一變孟中雖專專好古然達之政事文
浦然有過人者貴州都勻苗人持反側有司議殄滅
之孟中獨推誠撫諭苗人悉感化來輸逋歲所負租
在嶺南治尚寬簡與民休息薄征徭抑浮靡節縮採
珠官楮與公府類費議減損十五六在浙省溫州無名
之戶二十不會減織造歲幣十之半壬戌入覲言官
上章薦天下方面政殊異者六人孟中其一也朝廷

方欲柄用孟中引疾求退詞甚懇乃許乘傳以歸蓋驥典云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奇穎工書楷親屬爲府史從治文書郡守金城段堅見而善之引見陞畀爲居府中績食授衣親課其業入郡學爲諸生提學陳選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教于業也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除南戶部員外遷山西提學副使抑浮崇雅先行後藝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疏拔爲己任崇奬實行不純采虛名博綜經史尤明習國家故事育至南戶部尚書諡文莊　未幾求便養改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書張天誤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與游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太僕少

鄉璟滁諸生執經門下為剖判同異開引指歸遵尚
廉恥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通政
七年陞順天府尹手書公移簿曰爾不居常病州縣
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毋羨周恂如韓永熙立法之善
今日當局試看如何在事䇿病罷行倖私屛息皆前
尹所未爲者十年陞南禮部侍郎上書言太祖太宗
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太廟之祭宜行古春禴之禮語
在典禮記聞車駕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唯唐虞可
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
皇召博浪之擊隋煬起突厥之謀皇明祖訓謂帝王

居處當常懷警備內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元英宗遇夜被害爲左右太遠聖祖防患周密一至於此何況耀三軍列七萃馳驅於千萬里之途者哉及駕幸邸有旨令百官戎服以朝廉奏請如常朝儀更請謁太廟嘉靖初元陞南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輿夫歸且賜勑諭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委任方殷乞休甚力其歸順神祿和茂躋壽考著書樂道潤色太平廉感激泣下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謚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

辞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决疑定是為人淸約嚴重執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于世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淸節著聞正德初為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亡有躊躇已久曰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

罷以父老乞歸養壽丁艱邑有大而角衆共質鐸鐸
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鄉相戒無犯魯
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
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虚心約己端飭自勵清
愼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
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
林俊言鐸清約渾瞞志尚貞純道足鎭雅黜浮學足
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敦促一時撫
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
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幘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諭祭賜謚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謚鐸以清節得之
鐸辭華躭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欲仰物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纔進古文詩賦雅暢弘治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大復崔銑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既卒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政暇誨生徒得薛蕙爲名士陞高淳知縣遷御史巡鹽山東

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
鑾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誓恨提學京畿中
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奏廷相王劉
合力搆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
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委習
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
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丁內艱服
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廷相
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
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兵部尚書改左都御

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會吏部五察內外官簡覈當去留扈蹕幸承天特承召問以直對沿途裁省甚多滿三考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廄馬二十年郭勛坐罪下獄上詰其領營勅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捄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御下則剛直不虐遇事之當爲弊之當袪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雞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于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歷象緯醫卜靡不窮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

三篇苔天問一篇雅述愼言十五篇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衞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四年領南畿鄉試第一其下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母憂劉瑾以擴充政事爲名改南京主事瑾誅復職久之陞國子司業丁父憂哀制准禮服闋請告嘉靖七年起爲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直講先送講章内閣詳定乃以講讀深直講其章爲内閣桂萼所改講罷面奏講義不洽非臣舊撰請後毋

送內閣改定嘗深奏臣鴻臚官方贊行禮上不悉聞
命深退深退上疏請罪上始知之曰此故事也汝有
所見則別奏聞考因奏上深所撰講章之曰 講章進
自內閣方得展暢不然保無不雅馴自後如[illegible]深上
言臣遭聖明備員講讀昨因講議未洽經筵而奏臣
敢爲此上恃堯舜彼時威嚴之下未盡愚衷先行犯
禮退疏待罪方將具論所以不意溫旨再蒙是陛下
不責臣罪誘臣復言也臣謹按經筵一事輔養君德
乃其首務臣等摩勵亦復不少夫天威咫尺臣于儼
然拜起布義陳詞若自反身心一無所有豈不汗媿

故必勉加省察脩踐之功而後可收交孚感格之實

臣之愚意以爲講章必出講臣之手所送內閣改定

不過畧去其麤疎鄙野之詞加以溫潤之氣以具告

君之體以麗澤儒臣之心若盡出內閣之意而講官

不過口宣之此於感孚甚遠以此進於君父之前是

不誠也臣意欲乞聖明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

釋而外於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

列敷奏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中御

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

得以次上聞則聖聰日啓聖學日邃臣等亦藉以

進脩而內閣又因以考臣等之造詣臣誠愧欲因
事納忠以佐維新之治儻蒙聖明垂察臣之報効方
自今日上日陸深誇詐敢欺即其疏首獻諛夫豈臣
讜且覽其初進講章數語亦謬吏部參究以聞吏部
參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謫延平府同知居
三月陞山西提學副使深集先儒要語爲典常論述
二編名同異錄進之復上表曰臣深才拙器疎力小
圖大狹陋漢唐之治思致身唐虞恭遇聖明益思自
奮第媿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陛下曲
賜保全尚與衣冠昨自講筵出佐延郡楊羅李朱遺

風猶嘘臣在郡中水土相宜職務易稱頗得讀書每見先儒議論有功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録未及三月蒙恩超資付臣學政非臣捐糜所能報荅臣比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爲上下繕寫上陳伏惟聖人學貴得要帝王務在知先儒博覽泛觀殆非神明化育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然裒多益寡之志終存而爲折必東之性難改竊復自念臣僻居海上家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儻蒙賜骸骨少假歲時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勒成一家之言庸爲萬幾之助也奏上綱之陽曲生

員某父爲縣令笞死御史鏜不爲申理反坐笞責深
曰父死非辜不共戴天奈何罪之與鏜力辯不合即
上疏劾鏜鏜亦劾深遣給事中勘問鏜坐謫外深更
調浙江提學副使十五年緣四川布政使陞光祿卿
內閣疏深學行累陞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深長身玉
立神采朗豁上不喜其顴頰美其舉止駕幸承天改
翰林學士兼掌行在印信駕還陞詹事三十年九廟
災自劾致仕居四年卒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謚文
裕深磊落瑰奇嬉笑成文品隲古今商確事義辯識
晉書古器談鋒傾一座書法學趙吳興光彩煥然天

下之人聞深名者師慕趾至深悉引進雖單門後學得畢餘論是以論著之多凡可式憲當世者當世莫不纂錄之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歷落苦學躭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覦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明峻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

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
支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
暢乃罷邦奇奉親游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
世宗即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
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
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
累疏終養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
職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
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
上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

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爲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髫齔有聞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遊履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

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邦奇學以聖賢爲師移日危坐目無流視耳無傾聽晨起焚香誓天晝有所爲夕書之冊進退辭受矜慎獨至吏部嘗攝冢宰故事陞除黜陟先白內閣邦奇獨罷之推轂善類靡有遺能然終不泄露其以吏部侍郎秉官者九載諸所銓注往往位上邦奇洎如也霍韜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張公非耶鄞人稱說先正質行推邦奇第一邦奇卒其母尚存後至百歲邦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名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

御史得從輕刑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嘉靖初綜
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棠居第一遷浙江按察
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
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棠作無媿亭
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於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
后梓宮南祔董治水道業竣有所過內使望棠毆其
胸怏怏暴卒七級閘棠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
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
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廨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
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爲長齋布

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清饑殺傖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媪至以爲傭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輙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於其父鳳鳳怒詬曰胡用此膏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志裳墓比之軒輗隆慶三年諡恭簡賜祭葬裳郎曰邵寶楊廉魯鐸王廷相陸深張邦奇朱裳七君子者皆讀書績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梁材　唐冑　熊浹　張治

吳山

梁材字大用大城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德清縣德清自有令以來民繫思者獨材一人去之二十年後繼之者曲靖人陶康此兩人而已正德初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稱名法家出爲嘉興知府精悍廉介論者以繼楊繼宗調杭州府累遷浙江按察布政二使事無繁劇一來便決初至積牘盈篋材頃刻批答都盡又咸允當巡按御史者材里人材自居前輩無所過禮御史不能平材艱歸御史誣奏之嘉靖初起移雲南按察使雲南土官相讐殺六年不寧御史

委材勘材名兩土官至罰其牛羊贖罪復職如故御史輕之材曰以夷治夷所謂因之也御史不聽繫治兩土官材曰恐變御史聽材言因遣人護之歸護人歸言夷聞繫治集兵相詗矣見寬乃已陞貴州左布政尋調廣東材居官都衣麤食而已都也白司中僚佐人置圓牌書其僕令候吏日市物書數牌上會而後入名市人面給之一時海內布政惟姚鏌與材等稱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累進戶部尚書毋戒諭屬官面目嚴冷一觀政進士劉繪以雨不到部材召而面斥其參劾之繪本名士材卒無以加繪然延見材峻厲也尋以憂去十三年再起掌部事以剛執不

能自媚獨上對諸大臣言亦稱其正十五年疏乞改
南戶科給事中周琉言今大丁方集邊儲告匱材職
司邦計去繁就簡欲便身圖非大臣事君之誼下吏
部覆勉留之上責材自疑求遠吏部不行參奏並對
狀吏部上章引罪材亦自劾上以材語實宥之令悉
心供職而奪吏部官俸然終不爲上所喜十七年以
六歲考滿詔致仕去初徽王之國憲宗賜之鹿邑莊
田其後管莊人與佃戶相搆材請革去莊人徵租有
司王言其不便上從之是年王請給勑鑴碑永垂久
久下戶部時材已致仕視部事者左侍郎唐胄執奏

知前上怒追罪材令以右侍郎閒住奪冑俸郎中王
宗濬等下鎮撫司鞫治十八年戸部尚書李廷相致
仕上追念材名復官旣至當考察京官上手勑赴吏
部與其事刑部有重獄不决者四上命兼决數日畢
奏上喜曰安得十二尚書人皆如材六年考滿上以
材清操著聞特加太子少保頃會上欲取龍涎香供
醮材謂貨與不載不索上供上已銜之而是時諸宮
殿工作頻興董功者武定侯勛恃寵專濫役外班軍
四萬餘人猶謂不足更籍其不至者令輸金僱役各
三月所人予糧四斗復九千人材堅執不與勛劾材

上命兵部會勘議兵部言材守職不得不愼上亦命
已之而先是勘別籍兵部逃亡旗軍布花折糧等銀
募工上作至是支給愈費材謂向所差役巳可五萬
人奈何濫費別募詔從材議兵部尚書張瓚郎按籍
散給所募工人勘奏材瓚比周侵職上姑貸瓚罪責
材沽名詐忠令冠帶閒住隆慶中謚淸惠材莊重寡
言笑堅正方嚴人莫敢干以私公退焚香讀書常以
四書及律例自隨前後司國計十年謹守筦鑰出入
有度一切濫請妄費力主力持天下不加賦而足當
嘉靖中葉士大夫頗尚員通大臣或向上取寵材屹

然自立無媿古人焉嘗謂書生業爲儒入官兼自吾分不可言人况持以驕吾所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爲人平易正直薄人不求人知於人無所報復曰犯而不較吾敢謂能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象爲宋死節臣趙與珞等請謚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諸徭皆令其遣子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聚土官莽信保山令趙九皐之橫虐者諭解木邦孟養之

亂政聲大著歷廣西右布政使靖江宗室貧困請封
請祿受封輒請補祿自王牒日始冑曰祿當從爵未
爵何祿疏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爲令古田鳳凰寨
韋賊爲亂兵征無功冑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
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猺子入學讀書者耶即從朝
輔來見解甲受撫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
陞戶部左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冑陳不可者
八大要言華夷者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
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
立陳氏後已無所得置爲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

之至于宣宗克承厥志兼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
代嘗其戚將屢爲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
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主而嶺
南邊鄙外警遂稀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
若謂中國舊地宜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士卒死者幾半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
平交簡定繼亂所不嚮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
始克就擒亡幾何時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
復起中朝武臣陷死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
國十餘年之力得數郡縣空名而止比況前代又有

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四不可也夷狄入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具表齎方物款關不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初封郤而拒之名爲負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山海餽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飢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于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作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

皆迹有可求耳以臣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
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
倉積餘僅四百萬屯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
減虜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
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
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闇于大體萬一徇枉
釁或隨之即令觀兵之令方下而儌漁騷擾害已四
出憂不在四夷而先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
奏稱胄忠謀上亦曰胥後議武定侯勛恃寵請配享
其祖英於太廟胄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英從祀居頃

之以爭明堂大禮下錦衣考訊褫爲編民其兩疏詞
並他兒曹耿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
疏詳核今古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
北向力稽首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胄與林俊
與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詔贈右
都御史賜葬祭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
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錫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
賀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卽
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

殘毀所並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夷上功率
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洸疏傑坐褫職邊人快之大禮
議起洸持論與張璁合吏部惡洸出補河南參議而
世宗識之名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
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洸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
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杜
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
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
廠執奏上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
福柱事洸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上意洸徇庇褫洸

職下應名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
陸粲劉希簡以爲言上復怒粲等不待問報先事妄
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枉如原擬應名
及隣證俱發遼充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
更革職閒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上與近臣追論舊
臣諭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
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
掌院事踰年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上固留
之賜粟帛存問上嘗箕其僊臺爲浹極言僊妄先是楊
爵周怡坐諫僊祥禱祠繫獄者久之箕其言爵怡於上

上釋之至是見洙言大怒立逮爵怡繫獄如故批洙
疏示大學士嵩嵩爲婉解乃罷盡爵怡出獄方三日
耳然上尚念洙加洙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
一再奪洙俸洙内不自安會加陶文仲伯爵子恩蔭
復疏爭畱中遂稱病求退上怒曰斯洙初就予敬之
議藉取爲進非本心旣附用當感報乃輒訕主專横
兹測度探問假以休請宜重治姑奪職爲民■衣官
較其擇回原籍當差洙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
恒以不保晩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
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祭

修墓[illegible]諡曰恭肅

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宋張履翁之後也州有龍化湖故有讖龍湖圻榜元出正德己卯湖忽暵涸龜裂明年治遂舉進士第一又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治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爲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夷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亡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遷南吏

部右侍郎名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
決鋭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爲世
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
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時廷推六人
上持之十日密跡之至其明日乃以治與呂本同下
蓋特簡也治雖與諸輔臣同供文撰顧墨墨不自得
不敢顯諍居二年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謚因謚文
隱隆慶改元更謚曰文毅誥曰惟爾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隆
恩厚卹君臣之義有終始矣閒於媢嫉之臣易名未

當頃有言者於下禮官攻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
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
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
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
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艮用懷
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爾其不昧尚
克享此治性褊急而志意廓落明習典章究極時務
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
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剢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
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

肺腑諸公不歷笄周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潰決國用乾耗愀然嘆曰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嘗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使城社狐鼠不得府奸事格而止二十六年丁未二十九年庚戌兩奉命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蓋納牖無繇而致儆庶位獨至其年虜犯京師一籌莫施始知治之非過慮也方虜急時治伏枕惋泣[illegible]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涉騎會憊不支而遂卒

吳山高安人嘉靖十四年及第第三人未年爲禮部

尚書嚴嵩用事山屬同鄉不附和之山嘗産女嵩子世蕃欲與求婚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酒未行方奕本以手掩局語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爲山曰不知也本以情告山曰某老人也安從産女乎世蕃聞之蹙然不悅有閒罷上意欲用山内閣下諭嵩山子請曰上意如此大人亦須赴嚴一揖明我家知恩山叱之曰豈有閣老可揖求耶嵩竟密阻山於上三十九年上下禮部出封景王之國趣具儀嵩知上故未有意出景王特激於郭希顏之疏以覘嘗人心使人風山留行以悅上山曰二王居邸形跡相埒人心危疑望

此久矣上不諭部山不敢請也幸有旨復當留耶暨
而遂已將來國本未定孰任其咎即其上之國儀注
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掩映倏隱倏見欽
天監奏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上悅歸既天眷肅自
西直使人急謂部上賀侍郎袁煒亦以請山指日語
曰日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欺天乎行救護如常
既畢以報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須
引罪顧當科官如何不參以其狀對禮科都給事中
東華等惶恐言聖德當陽格于上天日當食不食祥
雲護之禮當謝玄山等不請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惟

上寛赦上曰日有微陰觀候無食天意甚著聖人事
天如臣事君君恩不感國典不容也山前執白鹿殊
祥上原父天眷賜玄嗣強告殿廟今天意之著非測
言比乃如常救護曰寧盡已誠不可失正甚嘗直要
名東華不言山不舉賀者乃曰不謝玄不敬天孰甚
焉其往爲首者俸罰其餘各半歲已嵩言日同不食
人所共知行禮如故部臣罪也請宥言官上是之改
罰東華俸兩月餘悉宥免上既不悅山乃示風旨於
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欲共劾山詘於
公議將吏部尚書吳鵬賄聲狼藉百官進退唯嚴

氏中外人心無不鄙憤遂以山與鵬並劾鵬方雎嚴
上本無意罪鵬疏入並罷山眉亮方嚴臨事持論動
必以正嘉靖中會試舉人自二十九年以後多以懷
挾取高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搜簡如鄉場
之體儀制郎欲覆請山曰鄉會二試體自不同會試
之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今
奈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蕭望之尚不願見吏露索
匆匆吾寧士負朝廷毋朝廷負士也巡撫淮揚都御
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贈得邺
典嵩與世蕃中主之山曰卹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

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晚節不終全歸官下曷云死事亦與祠祭郎李纘持之嵩怨山無所出出郎爲景王相亡何山亦去位順之乃得之始司禮太監黃錦嘗私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爲編民幸矣山愕然因爲道令景王之國非上本意繼山爲尚書者逢諛矣又嘉靖中有兩吳山其一爲刑部尚書

郎曰自大禮大獄之後諸臣多以罪去繼受事者戢戢矣夏言誅死益用相戒嚴主在上難乎爲臣梁唐熊吳屹然不失其正君子乎君子乎張治居常鬱鬱

没得中謚可以觀主臣間矣

何　瑭　寇天叙　崔　銑　魏　校

呂　柟　舒　芬　馬　理　王　道

何瑭字粹夫懷慶人未冠時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爲諸生郎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愼縉紳重之當劉瑾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跽者瑭在後奮聲曰何昔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瑭眞

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涸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當宜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之得楊廷和曲捄謫閑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旣丁父喪値武宗崩撤輟講授哀毀骨立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瑭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南京工部右侍郎隨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

仕上巳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瑭敦樸正大允宜邦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為上所喜請其介而不通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柟雲竇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究辯經書性命之旨行巳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比之聖門雨賜為文浩瀚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素有足疾既遭母喪衵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隆慶初給事中張鹵言瑭請贈官賜謚贈禮部尚書謚文定雎擇傳瑭曰何公守身之潔一介不取蹈道之堅百折不回聖門所為優者也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自其受學篤信踐履勇於聞

過舉正德三年進士仕大理寺評事寺副布袍疏食
誦律讀書決獄明允考邁等夷陞寧波知府政事之
外脩明理學士皆興起治行爲天下第一超遷應天
應天府丞武宗駕幸南京尹病獨天叙供億處置有
方妄求冗費多所停裁初車駕未至時諸權倖賴選
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數十餘
多菜色憔悴天叙言權倖名籍之或名其親戚或領
養之食店酒肆便上欲幸按籍可得也權倖然之江
彬生晨諸公拜賀天叙長揖而巳彬甚銜之後察其
爲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嘉靖三年陞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尋改鄖陽又改甘肅擒解回賊之入寇山丹者興復屯政除額外之科居二年邊人感悅進右副都御史廵撫陝西歲大饑悉心賑濟虜寇固原調度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九年陞刑部侍郎丁外艱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卒于位天叙巡撫陝西時會織造太監至御史謂關中疲敝請天叙會疏停止天叙曰遽言上未必聽遲至秋冬極言此中旱災請賑濟上必惻然則太監可召回也至秋冬以陝饑上聞請停止織造上果召回太監及在部時御史馮恩方論死旦夕行刑有一大臣欲具疏救恩以謀天叙天

敘曰無益也秪君自取成名耳其人問故曰盍問法
司諸公請于要路使恩出自上從之恩果綫誅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鳬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
廉愼爲郎特衣靑袍乘瘦馬僮拾馬通其妻雜薪爲
爨參政四川與僉事曲銳齊名四川人爲之語崔參
曲僉屹如雪山銑弘治中舉于鄉再試不利就業太
學與三原秦偉世觀馬理伯循高陵呂柟仲木榆次
寇天叙子惇林慮馬卿翁臣同邑張士隆仲修同志
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
遇劉瑾史館門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

瘠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
孝宗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
封司主事部有積儲糧長恣易惡米官久不問銑治
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語銑曰公謫僊也
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瑾誅召還史館
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
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喩問曰翰林先生謝病還
郡篤志六經屏事絕交著述爲業客有問先生者爲
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
助先生法言喩之爲上下二篇客問先生曰士胡仕

也豈非名利乎哉朱雲請劒於萬乘申狄負石於一
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睢一見而侯利者都
焉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
不過爲郎未嘗出讜言上劘次取重當世今乃藝粟
于棘𤕤淮蔬于斗園入甘藜藿出乏輿從省候不或
廑法吏不走牘或者旹先生有遺行與何進退之谷也
先生笑曰君子不干名之昌而慮幾之難不慕人之
爵而憂心之枉大瓠之穿萌於綫隙青木之成芽於
直苞故已遂之欲刃蹈之而弗回可貳之心廝譚之
而已悟昔張良借重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鄒陽

發悟於長君李泌全嗣於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言不得其父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括飭卮詞而浮于所患倚陂識而救其已成立已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主之寵非忠臣用心也且夫航風詹者痺其肢嗜甘醴者毒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罔爲口體之細而遺道義之重衣紈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園者傭利其直且以於陵灌園而辟相邴丹免秩而養志其於取世也廉其於責已也厚其身可抑志不可奪其生可戕道不可折于不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舞勢逮其受戮妻

子胥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飭僞要譽人皆趨之
僞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於民也惟嗛其微及
陷於刑也惟憯其巨咎若守清靖之節甘退讓之分
乎蛟龍之潛魚鼈溷之升霄躨昊霧濡下土夫大者
小之戢也客問先生曰嘗聞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
因川澤蓋言亡因者必毀也往者宋世尚言諸子以
典談理者嘖探於幽眇摛文者藻行於麗豐學士到
今宗之剽其緒言加之筆削渢渢乎不可尚已先生
遑取古人之文施之今日勞而少績久而無稱恐取
於君子也先生曰愈夫聖賢之作也非徇衆而爲

同非詭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紀綱之正循經而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幽而非眞發政而寡當責浮淆實煩辭支本夫何取焉上古太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有華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綱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霸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紬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道諸天故析以性命五霸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拊敝行而伐私情也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故夏蟲疑氷君子不貴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

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傳本訓經牋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取寵而行弗給焉予不見作室者乎眷詹學閣則部其明不見道泉者乎迂滄曲畞則迷其源複言而漫禪說而謊古士所惡童子羞稱子乃班之作者以爲後程難矣伯牙之絕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

疏言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
冕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
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以
下獄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
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昌有極己疏入龍歸臨
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
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拜别淚下
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日道有
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
立太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温旨慰留過家卒訃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善飲酒日恨不當劉伶之世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淳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淳生恕刲股療母疾為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于鄉弘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惕每訊重獄慮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

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怨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
眞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爲劑調暑月薰滌臭
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交獨澹服素食
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眞已行志已如也九年召
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
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
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
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
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
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

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爲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卽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與小學以教士聘翟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翟宗魯博羅人砥礪節行學必聖賢居處必敬行必古禮來學日衆於堂下置茅蕝三一收放心在南階開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階能改後升堂學者遵教惟謹交聘宗魯居之省心亭一日問省心之義對曰聞省身矣不聞省心心一也省之無適二乎後仕融縣知縣負實終其身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僭紬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觖望歸而粵人有爲言官者劾交媒孽訓士之短寬之戎籍然交德

畧素爭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
辭既言官劾交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于
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夷鳩之義而以世
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卹漆
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博士守微
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
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璁爲相卿佐入
謁多踧踖隅坐特交爲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萼仍
薦交爲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
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夷館

明年致仕歸叐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眞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叐論學叐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叐僅一子一孫晩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違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謚曰恭簡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

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眞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之任修撰翰林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遺餽西夏搆亂柟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眞定無所得迈柟在翰林與何瑭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柟曰

昔賈山借秦爲喻况主上資度逵過漢文乾淸宮災
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
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
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
曰取回天下鎮守内臣又累疏勸上舉直錯枉不報
復引疾歸歸値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既一
年鬚髮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踊蹈
蹋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旦夕
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
儀注柳自少窘匱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好道一

無所營脤闕當道交薦傾世宗卽位起入史館纂修
武宗實錄上御經筵栴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
口奏宜存黲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韙之復疏請
尋溫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已愼獨上對天心親
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
詔脩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上
曰此大臣宰相職栴忤慢乃引爲已咎下獄考訊尋
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
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既渡河

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尚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屨錯沓既考績擢南太常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問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弔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櫬才者揭於教榜撥曆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堯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柟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欲視山陵于承天柟屢疏勸止不報既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柟立身與人仁

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尚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於衢枏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短枏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枏稍解然夏疑枏黨霍霍亦疑枏黨夏枏終不白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諷旣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枏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顧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枏送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枏凝厚方面濶輔微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

十年者未嘗見其倫語情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柟教之以誠寧近毋違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物理推而達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御史有劾湛若水僞學者柟曰聖皇在上賢宰相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湛若水字元明祖懷德父爲羣盜被刑既舉于鄉焚秦部檄不試就獻章受學獻章以江門釣臺居之日暮景使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托區區於不窮者不落莫矣若水指出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爲日用功課獻章曰此參前倚衡之學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

佳處獻章辛若水服衰三年弘治乙丑去其焚撤之歲十有三年矣以母命仍出應試爲祭酒章懋所知學士張元禎得其文場中撫卷長歎以爲眞儒復出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嘉靖初以上經筵講疏日聖學之大莫過求仁易日君子體仁以長人仁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伏惟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立大公以普天下疾痛痾癢一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爲至仁之主臣不勝願望一日侍經筵進講大學先愼乎德章退復申明要旨以勸聖學謂聖學莫大知要臣所講章其詞雖多不過止在體認天理四字至爲簡易易行體認天理即所謂愼德大學一書盡在是矣時朝政方新讜言日進而近習漸幸災變頻仍若水疏言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臣請以舟喩評日同舟共濟[illegible]天下一大舟也人主一心舟之舵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篙師榜人之爲之左右也內臣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之民臣實爲邦本君之寶貨在載也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舵舵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無

不安侍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鮮不先溺今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初政漸衰近習蒙蔽天衷屢見不實脩省臣工交章未或舉行臣恐杌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蠱惑上心不引以聲色則引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賞僭差紀綱廢弛是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者也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人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者天下萬民猶其誰與濟臣實痛心恥乎不知舟之危也明年陞翰林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陳言六事大本不離科舉之制而本之以德行道藝寓之以鄉舉里選闢觀光館居四方來學公退相與論學其中陞南京吏部右侍郎輯五經子史及列聖寶訓有關君道者取大學誠正脩齊治平總在格物輯事從類疏解會釋名曰聖學格物通以進其所訓格物取扞格物欲之義言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言格物貞千聖傳心之要也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時上方稽古制禮南北郊分祀禮成視穀西苑先蠶壇位若水獻聖主躬肇農桑頌及西苑賦因進天德王

[illegible]疏君臣同游雅詩精誠懇惻必欲啓沃上心勉行[illegible]天勤民之實與道致治以回三代隆平之風上覽

疏多溫旨嘉納陞南京禮部尚書力辭不許改南兵

尚書居一年許致仕年九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太

保謚文簡從游者三千餘人呂柟蔣信其最著

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

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

必爲位哭貧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爲之罷

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

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

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

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卽欲往山

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𥨍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亂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羗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即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

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言者芬與同年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遂與同館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七人者懷疏入方集闕下吏部尚書完輒迎阻曰上急輒欲自引決諸君且休矣無歸過君上芬與良勝壽歸晡時良勝潮過芬扼捥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皆至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人遂以其夕寓芬所明連疏入諸曹繼之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

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棊以革除年閒爲故事也復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捄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既謫累瘏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葬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月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

而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
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貫六經語
孟而一之闡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
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伯淳
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特方尊王守仁之學
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
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
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
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
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

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不載因推步之歲自烏帑旅于龍首我聖祖殄平僞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百一歎曰向見舒國裳亦論及此其後佐入史館見芬握手曰識公於梅百一久矣自是過從甚驩芬語佐曰心術學術相符者也慊居懷利相因者也息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是佐恒衣其德言毎與佐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以歲爲主凡盈虛朓朒伏逆遲留如

指諸掌觀星望氣占則必應復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邵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乎觀大司樂則曆律備矣佐深韙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世名芬忠孝狀元

黃佐香山人弱冠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諸先輩奇其才謂張平子王文秀之流也授翰林編修出爲江西按察僉事上疏乞養親改補廣西僉事提督學政聞報母疾即日棄官督府有憾於佐遂劾其擅離職守坐免歸世宗爵吏部尚書許讃疏薦海内名士十人佐與焉起除中允充講官累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吏部右侍郎缺以佐及王用賓推補先是崔桐與許成名爭補是職言官劾之遂並論佐覲親勒致仕歸佐問學該博所著有禮樂與學士張治見所作樂典歎曰蕭韶九成可復聞也講學泰泉之墅其學以博文約禮爲宗一時士大夫主覺悟而斥絕

經書者盡目以爲孤陋之人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其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内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擒獸先虎擒賊先
王巳遷南通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
二十年復薦起南光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常言身
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
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
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爲主四方學徒轉相授受
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
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黄清曰遠聞馬道學名
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尊
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

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乃理居鄉久其縣令顧忽之王維禎與理書三原連兩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宣聖伐木信有之夫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窌中先是嘗謂薛應旂值明夷之象爲天地之否吾其不免理善學易兼知數云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時山東有寇亂道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乞補學職得應天府南儀制主事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郎

中在部十年雅操端潔方獻夫薦其可侍宮僚擢春
坊左諭德引疾固辭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疾引
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
三十四年起爲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戸部侍郎尋改
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閲月卒道貌厚氣溫
行篤志遠研精理學而恥立門戸居常反覆潛玩論
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又言漢以
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
皆眞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
著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億諸史及大學衍義

論斷隆慶中諡文定

郎曰懷慶安陽崑山高陵進賢三原武城嘉靖間稱篤行君子而高陵粹然矣溪田馬理曰呂先生之學醇如許文正而著述惟盛貞如薛文清而知新則多